

果敢·世界超级畅销小说大系

[英] B. A. 帕里斯 著
沈丽凝 译

关上门 以后

BEHIND
CLOSED DOORS

有时候，完美的爱人，就是完美的谎言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关上门以后

[英] B. A. 帕里斯 著

沈丽凝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关上门以后 / (英) B·A. 帕里斯著; 沈丽凝译. —
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3

ISBN 978-7-5502-9846-0

I. ①关… II. ①B… ②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
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1479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17-0621

Behind Closed Doors

Copyright © 2016 by B. A. Paris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arley Anderson Literary,
TV and Film Agency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关上门以后

项目策划 紫图图书 ZITQ®

监 制 黄利 万夏

作 者 [英] B. A. 帕里斯

译 者 沈丽凝

责任编辑 管文

特约编辑 申蕾蕾 覃英

版权支持 王香平

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ZITQ®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3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10.25印张

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846-0

定价: 42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纠错热线: 010-64360026-103

现 在

香槟酒瓶“咔嗒”一声敲在厨房的大理石台面上，把我吓得惊跳起来。我瞥了一眼，祈祷他不会注意到我有多紧张。他迎上了我的目光，并莞尔一笑。

“完美。”他温柔地说道。

他握起我的手，引领我前往我们的客人正在等待的地方。当我们穿过门厅时，我看见盛放的百合，那是黛安娜和亚当带给我们装饰花园的。那种粉色简直是美呆了，我希望杰克会把它种在我从卧室窗户就能看到的地方。只要想到这座花园，我的心底里就盈满了泪水，但我立刻把它们咽了回去。今晚是决定成败的紧要关头，我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。

在客厅里，一团火苗在古董壁炉里持续而稳定地燃烧着。我们已经顺利地进入三月，但空气中还有一丝冰冷刺骨，而杰克喜欢让我们的客人尽量舒舒服服的。

“你的房子真够可以的，杰克。”鲁弗斯羡慕地说道，“你不这样认为吗，埃斯特？”

我不认识鲁弗斯或埃斯特。他们是初来乍到的新居民，而今晚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这让我比原来更平添了几分紧张。但我无法承担让杰克失望的后果，因此我调整了一下脸上的笑容，祈祷他们会喜欢上我。埃斯特没有回我以微笑，因此我猜她想保留意见。但我不能怪她。自从一个月前加入我们这个朋友圈后，我很确定她已被反复告知，格蕾丝·安杰尔，杰出律师杰克·安杰尔的妻子，是完美女性的典范，她应有尽有：完美的房子、完美的丈夫、完美的生活。如果我是埃斯特，我也会对我自己敬而远之。

我的目光落到她刚从包里拿出来的一盒昂贵的巧克力上，我感到一阵兴奋的悸动。我不希望她把它给杰克，便优雅而自然地走向她，她本能地伸出手把它递给了我。

“谢谢，看起来很不错。”我感激地说，并把它放到咖啡桌上，这样等我们稍后上咖啡的时候，我就能打开它了。

埃斯特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她与黛安娜有天壤之别——高挑、金发碧眼、苗条、内向——我不禁对她产生了敬佩之情，因为她是第一个踏入我们的房子而不没完没了地赞叹它有多美的人。杰克坚持独自挑选房子，并告诉我，它会是我的结婚礼物，因此当我们度完蜜月归来时，我才第一次看见它。尽管他已经告诉过我，它对我们来说是完美无缺的，但直到我亲眼看到它之

时，我才完全理解他是什么意思。

它坐落在村子尽头的一块巨大场地上，给了杰克梦寐以求的私人空间，以及拥有斯普林伊顿最漂亮房屋的特权。还有最大的安全感。它有复杂的警报系统，底楼还配备保护窗户的钢板百叶窗。它们白天经常是关着的，这看起来一定很奇怪。但是，正如杰克对每个问起的人说的，对于做像他这种工作的人，完善的安保措施是他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。

我们有很多画，就挂在客厅的墙上，但人们的注意力通常会被挂在壁炉上方的巨大红色画布所吸引。黛安娜和亚当已经看到它了，并情不自禁地走过去又看了一眼，随后鲁弗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，而埃斯特却坐到其中一张奶油色的沙发上。

“太惊人了。”鲁弗斯说，他入迷地看着，这幅画主要是由几百个微小印迹组成的。

“画名是‘萤火虫’。”杰克主动说道，并拆开了香槟酒瓶底部的线。

“我从没见过像它这么棒的东西。”

“是格蕾丝画的，”黛安娜告诉他，“你能相信吗？”

“你应该看看格蕾丝的其他作品。”杰克拔掉了软木塞，过程中只发出了最轻微的“啪”的一声，“它们真的很了不起。”

鲁弗斯饶有兴趣地环顾房间：“它们在这里吗？”

“不，恐怕它们挂在房子的其他地方。”

“只给杰克一个人看哟。”亚当打趣道。

“也给格蕾丝看。不是吗，亲爱的？”杰克说，越过他人对我微笑，“只给我们两个看。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”我附和道，并转过头去。

我们陪埃斯特坐到沙发上。黛安娜发出舒服的惊叫声，而与此同时杰克在把香槟倒进高脚杯。她越过别人看向我。

“现在你感觉好些了吗？”她问道，“格蕾丝昨天没法和我一起吃饭，因为她病了。”她解释道，并把头转向埃斯特。

“只是偏头痛又犯了。”我抗议道。

“不幸的是，格蕾丝很容易犯病。”杰克说着，越过别人同情地看着我，“但症状从来不会持续太久，谢天谢地。”

“这是你第二次放我鸽子了。”黛安娜指出。

“对不起。”我道歉。

“好吧，不过至少你不是仅仅忘了时间。”她调笑道，“我们为什么不下周五见个面弥补一下呢？你有空吗，格蕾丝？不会突然在最后一分钟想起你预约了牙医吧？”

“不会，但愿也不会有偏头痛了。”

黛安娜把头转向埃斯特：“你想加入我们吗？必须在城里的一家餐厅，因为我要工作。”

“谢谢，我想去。”她远远地瞥了我一眼，也许是想确定我不介意她跟过来。而当我对她回以微笑时，我感到非常内疚，

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不会去的。

在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之后，杰克向埃斯特和鲁弗斯敬酒，欢迎他们来到这一地区。我举起酒杯，啜了一小口香槟。泡沫在我口中跳舞，我感到突然而至的幸福一闪而过，我试图挽留它。然而它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

我望向远处，在那里杰克正对着鲁弗斯侃侃而谈。几周前，杰克和亚当在高尔夫俱乐部里认识了他。他们邀请他加入他们的比赛。杰克发现鲁弗斯是个很棒的高尔夫球手，但没有厉害到能打败他。于是，杰克邀请他和埃斯特过来吃饭。看到他们在一起，我明白杰克显然一心想让鲁弗斯印象深刻，这意味着我也要赢得埃斯特的拥护，这点很重要。然而，这可不容易办到。不像黛安娜只是单纯地崇拜，埃斯特看起来更复杂、城府更深。

打过招呼之后，我就走开了，径直来到厨房，去取我早已做好的开胃点心，同时为晚餐的菜肴做最后的润色。杰克对礼数很较真，这意味着我不能离开太久，因此我迅速地搅拌着已经放在碗里的蛋白，把它打发起来，并把它加到我先前做好的舒芙蕾底料里。

当我用勺子把混合物舀到每个人的碟子里时，我紧张地瞥了一眼钟，然后把这些碟子放入双层蒸锅，并把蒸锅放进烤炉里，同时精确地掐着时间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一波恐慌的浪潮席卷了我，我觉得我可能无法让每件事尽善尽美，但我还是提醒

自己，恐惧是我的敌人，我努力保持冷静，并端着装满开胃点心的托盘回到客厅里。我把它分发出去，并接受每个人感激的赞美，因为杰克也会听到这些赞美。果然，杰克在吻了我的头顶之后，同意了黛安娜的观点，我真的是一个超级大厨，而我无声地松了口气。

我下定决心要拉近与埃斯特之间的距离，于是紧挨着她坐下。见状，杰克帮我端走了开胃点心，给我减轻负担。

“今天你已经辛苦工作一整天了，应该休息一下了，亲爱的。”他说着，用他纤长优雅的手指稳稳地托住托盘。

“这完全不辛苦。”我抗议道，这是撒谎，而杰克也知道这点，因为菜单是他挑选的。

我开始问埃斯特所有正确的问题：她是否已经习惯了这里，她是否为离开肯特而感到难过，她的两个孩子是否已经适应了他们的新学校。不知为何，我觉得表现出我的消息灵通可能会激怒她，因此我特意问了她那一双儿女的姓名，尽管我已经知道他们分别叫塞巴斯蒂安和艾丝琳。我甚至知道他们的年龄，分别是七岁和五岁，但我假装不知道。我意识到杰克把我说的每个字都听在耳里，我知道他很好奇我在玩什么把戏。

“你没有孩子，是吗？”埃斯特说，让它听起来更像陈述句，而不是疑问句。

“是的，还没有。我们想先享受几年二人世界。”

“为什么，你结婚多久了？”她的声音里透着惊讶。

“一年。”我承认道。

“上星期是他们的周年纪念日。”黛安娜插嘴道。

“而我还没有准备好与其他任何人分享我的娇妻。”杰克说着，重新把她的酒杯倒满。

我就这么看着，一瞬间有些走神，把一点点香槟溅到了酒杯外，滴到他崭新的卡其裤的膝盖上。

“我有个问题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”埃斯特开口道，她被她的好奇心控制了，“你们两个之前有过婚史吗？”

听语气，她似乎希望听到肯定的回答，好像找出一个隐藏在幕后的愤愤不平的前夫或前妻，就能证明我们不是完美的。

“不，我们两个都没有。”

她瞥了杰克一眼，而我知道她在好奇长得这么好看的人怎么会这么长时间没有配偶呢。感觉到她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，杰克露出温厚善良的微笑。

“我必须承认，在四十岁的时候，我对能否找到完美的女性已经开始感到绝望了。然而，当我一看到格蕾丝，就知道她是我一直在等的那个人。”

“多么浪漫啊，”黛安娜叹了口气，她已经知道我和杰克是怎么相识的了，“我都数不清我给杰克介绍了多少个对象了，但没人成功，直到他遇见了格蕾丝。”

“你呢，格蕾丝？”埃斯特问，“你也是一见钟情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边说边陷入回忆，“一见钟情。”

我被汹涌而来的记忆所吞没，站起来的速度有点儿太快了，杰克把头转向我。“舒芙蕾¹，”我冷静地解释道，“现在它们应该做好了。你们都准备好就座了吗？”

客人们都被黛安娜所鼓动——她告诉他们“舒芙蕾不等人”，喝光了酒杯里的东西，涌向餐桌。然而此时，埃斯特正准备更近距离地观赏“萤火虫”，突然停了下来。杰克没有催促她坐下，反而去陪她看画。我松了口气，舒芙蕾还远没有烤好呢。如果它们烤好了，客人迟到的巨大压力会让我快哭出来的，特别是当他开始解释我创作该画时所使用的某些与众不同的技巧时。

当他们终于在五分钟后落座时，舒芙蕾刚好烤到最完美的状态。在黛安娜表达了她的惊讶之情以后，杰克从桌子的另一端朝我微笑，并告诉每个人，我真是冰雪聪明。

在许许多多与今天类似的夜晚里，我都会想起我为何会与杰克坠入爱河。魅力十足、有趣幽默、聪明过人，他精确地知道该说什么，该怎么说。因为埃斯特和鲁弗斯是新来者，他很清楚我们吃舒芙蕾时的谈话要为他们着想。他鼓励黛安娜和亚当多介绍与自己相关的信息，这对我们的新朋友很有帮助，

1 Soufflé，也有译为梳乎厘，蛋奶酥，是一种源自法国的烹饪方法。

比如他们在哪里买东西，他们做什么运动。虽然埃斯特礼貌地听着他们的休闲活动清单、他们家园丁和保姆的名字、买鱼的最佳地点，我知道我才是引起她兴趣的人。而且我知道她会回到那个话题：杰克和我相对来说晚婚，并希望发现些什么——任何东西——只要能告诉她这桩婚事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完美就行。不幸的是，她会失望的。

她等待着时机，直到杰克把惠灵顿牛排切成块，并配上焗土豆，以及裹了薄薄一层蜂蜜的胡萝卜。里面还有小小的甜豌豆，就在把牛排从烤炉里拿出来前，我刚把它们投入沸水中。黛安娜总是惊叹我能同时把每样东西准备就绪，并承认她经常会选择用咖喱做主菜，因为它可以提前准备，并且在最后一分钟热好。我真想告诉她，我宁愿像她这么做，为了提供如此完美的晚餐，煞费苦心的计算和许多个无眠之夜是我付出的代价。而替代品——提供任何不太完美的食物——我是无权选择的。

埃斯特越过桌子看着我：“那么你和杰克是在哪里邂逅彼此的？”

“在摄政公园。”我说，“一个星期天的下午。”

“告诉她发生了什么。”黛安娜催促道，她苍白的皮肤因为香槟而泛着红晕。

我犹豫了一会儿，因为这是个我以前说过的故事。然而，它也是杰克喜欢听我讲述的故事之一，因此再说一遍肯定对我

有好处。幸运的是，埃斯特救了我。她误解了我无言的停顿，突然开了口。

“求你说说吧。”她催促道。

“好吧，冒着让听过的人感到很无聊的风险，”我面露抱歉的微笑，开始了讲述，“当时我和妹妹米莉在公园。我们经常在周日下午去那里，而那个周日碰巧有个乐队在那里演出。米莉热爱音乐，她玩疯了，甚至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开始在舞台前翩翩起舞。她最近刚学会华尔兹，而且她一边跳舞，一边向前伸出双臂，好像她在和某人共舞一样。”我发现自己在回忆时莞尔一笑，极度渴望生活还是那么简单，还是那么纯粹，“虽然人们普遍持宽容态度，很高兴看到米莉玩得开心，”我继续说道，“但我也能看出一两个人不太舒服，并且我知道我应该做点儿什么，也许是叫她回到座位上。然而我的内心有一部分对此极度反感，因为——”

“你的妹妹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七岁。”我迟疑了一会儿，因为不愿面对这个现实，“快满十八了。”

埃斯特挑起眉头：“这么说，她是那种有点儿爱出风头的人。”

“不，她不是。只是……”

“好吧，她一定是这样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人们很少会在公园里站起来并跳舞，不是吗？”她带着胜利者的姿态环顾桌子，而当所有人都避开她的目光时，我不由得为她感到遗憾。

“米莉有唐氏综合征。”尴尬的沉默降临到桌面上，杰克的声音打破了它，“这意味着她的行为往往是出于最纯朴自然的本能反应。”

埃斯特一脸困惑，而我感到很恼火，那个把我的其他所有事情都告诉她的人，居然没有提到米莉。

“总之，在我决定该怎么做之前，”为了给她解围，我开口道，“这位完美的绅士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米莉跳舞的地方，鞠了一躬，并向她伸出手。好吧，米莉很受用，然后他们开始跳华尔兹，每个人都开始鼓掌，接着其他情侣也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开始舞动起来。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时刻。当然了，我立刻爱上了杰克，就是这么自然而然。”

“格蕾丝当时不知道的是，一周前我就在公园看到过她和米莉了，并且立刻对她一见钟情。她对米莉是如此关心，简直是无私到了极致。我以前从没见过任何人有这种奉献精神，于是我决定认识认识她。”

“而杰克当时不知道的是，”我接着他的话说道，“我在一周前就注意到他了，但从来不敢想他会对我这样的人感兴趣。”

当每个人都点头表示赞同时，我觉得很可笑。尽管我也很有吸引力，但杰克电影明星般的好皮囊会让人们认为他想娶我是我走了大运。然而，那并不是我这句话的本意。

“格蕾丝没有其他兄弟姐妹，因此照顾米莉总有一天会变成

她一个人的责任，她觉得这个事实会吓跑我。”杰克解释道。

“正如吓跑其他人那样。”我指出。

杰克摇摇头：“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了解到格蕾丝会为米莉做任何事，我才觉得她就是我用毕生寻寻觅觅的女人。干我们这行，是很容易对人类丧失信心的。”

“我看了昨天的报纸，看来你的庆功宴又可以开始搞起来了。”鲁弗斯说着，往杰克的方向举起酒杯。

“是的，干得好。”亚当加入进来，他和杰克是同一个公司的律师，“这场官司你又是十拿九稳了。”

“这是一个已成定局的案子。”杰克谦虚地说，“虽然由于我的客户有自残的倾向，证明她的伤口不是她自己造成的有点儿困难。”

“但是，总体而言，虐待罪不是往往很容易证明的吗？”鲁弗斯问道，而与此同时，黛安娜怕埃斯特不知道，告诉她，杰克是支持弱者的——更确切地说，是被家暴的妻子。“我不是想贬低你的出色工作，但是通常都会有物证，或者目击者，不是吗？”

“杰克的专长是让受害者足够信任他，愿意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。”黛安娜解释道，我怀疑她都有点儿爱上杰克了，“许多女性没有可以寻求帮助的人，很害怕别人不相信她。”

“他也会确保施暴者坐很长一段时间的牢。”亚当补充道。

“我只不过是鄙视那些被发现对妻子暴力相向的男人，”杰克坚定地说，“怎么教训他们都不过分。”

“我要为这句话干杯。”鲁弗斯举起他的玻璃杯。

“他还从没输过一个案子呢，对吧，杰克？”黛安娜说。

“是的，我不想输。”

“一项还未打破的业绩纪录——真是厉害呀。”鲁弗斯若有所思地说，被深深折服了。

埃斯特从远处看着我。“你妹妹——米莉——比你年轻好多啊。”她评论道，把谈话带回到我们跑题的地方。

“是的，我们之间有十七岁的差距。一直到我妈四十六岁时，米莉才出生。一开始她没有想到自己怀孕了，因此当她发现自己又要当母亲时，有点儿震惊。”

“米莉和你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吗？”

“不，她寄宿在北伦敦一所很棒的学校里。但是她四月份就要满十八岁了，因此这个夏天她不得不离开那里。这真令人遗憾，因为她非常喜欢那里。”

“那么她将会去哪里？去你父母家？”

“不，”我停顿了一会儿，因为我知道我即将说出的话会让她震惊不已，“他们住在新西兰。”

埃斯特惊奇地重复道：“新西兰？”

“是的，去年他们去那里隐居了，就在我们的婚礼之后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她说。但我知道她不明白。

“米莉将会搬来和我们一起住。”杰克解释道，他从远处对我微笑，“我知道这是让格蕾丝答应嫁给我的条件，而我也非常乐意遵从。”

“你真慷慨。”埃斯特说。

“完全不是——我很高兴米莉能住过来。这会使我们的生活增加一个层次，变得更丰富多彩，不是吗，亲爱的？”

我举起我的玻璃杯并啜饮了一口酒，这样我就不必回答了。

“你显然和她相处得很融洽。”埃斯特评论道。

“好吧，我希望她也同样喜欢我，就像我喜欢她一样——虽然在我和格蕾丝真的结婚之后，她的确花了一段时间去适应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“我认为我们结婚的事实对她来说是个打击。”我告诉她，“一开始她很仰慕杰克，但当我们结束蜜月归来时，她意识到他会整天和我待在一起，开始吃醋了。不过，她现在没事了。杰克再次成为她最喜欢的人了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，乔治·克鲁尼代替我成为米莉讨厌的对象了。”杰克大笑道。

“乔治·克鲁尼？”埃斯特疑惑地询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我点点头，很高兴杰克提起了这回事，“因为我也喜欢他……”